

飘荡在诗词中的笛声

现代诗人席慕蓉在一首名为《乡愁》的散文诗中这样写道：“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，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……”以月下笛声象征和寄托自己的乡愁。然而，不仅是乡愁，喜怒哀乐、怡情抒怀，笛自诞生起，就以婉转动听的音色，吟出了人们的心声。

笛的历史悠久，最早的骨笛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。其发音动情、婉转，古人谓“荡涤之声”，故笛原名为“淦”。现在的笛多为横吹，然而在汉代以前，笛指竖吹笛。汉武帝时，张骞完成了“凿空之旅”，横笛传入中原，于是笛指代着竖吹与横吹两种笛形。为了区分，当时人们多把中原的竖吹笛称为“长笛”或“笛”，而把西域传来之笛称为“横笛”。

常见的横笛，笛身六个音孔、一个吹孔、一个膜孔，需要贴笛膜。笛膜的振动，使笛比不开膜孔的箫，音色更为响亮清越、嘹亮出众，一出声，就一鸣惊人。独奏时自成逍遥，合奏时更出类拔萃，拈一支笛子，随意一站，便可成为众人里绝对的焦点。

或许是因为笛好携带、好入门，在中国，笛极其普及，会笛的民间艺人往往多过其他乐器演奏者。因为元代戏曲艺术的蓬勃发展，使笛子成为多种剧种必不可少的伴奏乐器，从而更加流传于大江南北。的确，仿佛再也没有另一种乐器，能如笛一般如此深入民间——在城里，有曲就有笛；在

乡下，有戏就有笛；在堂上，有舞便有笛；在山里，有牧童还有笛。陆游《杂感》中作：“牧童避雨归来晚，一笛春风草满川。”牧童横跨牛背，携一支短笛，小嘴一鼓，童年就从嘴边汨汨地流出。

笛声，是经常飘荡在诗词中的乐声。有人统计，唐诗中含有笛声的诗句，在音乐类中是占第一的。大约，笛的声响是在大江南北随处可闻，古人们也曾孤独时被笛陪伴过、在失意时被笛唤醒过，脚步无论行至哪一地都与笛相逢过。正因为笛吹管乐器的线性音色特征，以及它倾吐情绪一般的演奏方式，使内心深处思绪更能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因此，笛声往往是与离愁联系在一起的。“谁家玉笛暗飞声，散入春风满洛城。此夜曲中闻折柳，何人不起故园

情。”诗仙李白对笛情有独钟，豪迈万千的他，却把一曲笛音的勾魂摄魄写得淋漓尽致。洛城虽好，不是家乡，春风虽暖，不在故园。伴随着玉笛声的，是吹笛人的乡情低回，是听笛人的乡愁暗起。

然而，说起离愁情切，谁又能比得过戍边的将士？边关吹响的多为羌笛声，悠扬、婉转、苍凉。王之涣在《出塞》中写道：“黄河远上白云间，一片孤城万仞山。羌笛何须怨杨柳，春风不度玉门关。”高适也曾作《塞上听吹笛》：“雪净胡天牧马还，月明羌笛戍楼间。借问梅花何处落，风吹一夜满关山。”白云悠悠，孤城寂寂，西北关山上的明月，照耀的是在中原少见的苍茫云海、是在江南难闻的强劲长风，如无形又无情的大手，把边关隔绝在家乡山水的温柔之外，把征人

寥落在桃红柳绿的热闹之外。

羌笛较于普通的竹笛、玉笛，体型更为轻巧、演奏形式简单、易学易懂易用，更适合常年行军作战的边塞将士使用。小小笛管里吹出的音乐，一般是《折杨柳》和《梅花落》，这两支都是能勾起征人思乡离愁的古曲，经羌笛奏出，特有的低沉之声像阵阵呜咽，笛声里满含对生活温暖的渴盼，对大漠孤烟的苦叹，使听者很容易便复发了踏出乡关之时的依依之情。

然而，笛音声声却又不总是伤感。“横笛闻声不见人，红旗直上天山雪”“天山雪后海风寒，横笛偏吹行路难”，这些昂扬着雄浑气质的诗句，仿佛使人看到了出征将士不畏艰险、英勇战斗的壮烈气魄，可谓笛声一起，荡气回肠，清越直入青云，绽放了风姿，潇洒

了人生。

笛子的诗情，还体现在以曲传声的无言相交上。一日，书法家王徽之乘船行江，恰好遇到将军桓伊乘车从岸上经过。于是，王徽之命人转达，希望能闻桓伊一曲笛音。当时，桓伊已甚为显贵，却下车为王徽之吹奏《三调》之曲，一曲吹罢，立即上车离去。整个过程中，双方未交谈一言。“桓伊出笛吹三弄梅花之调，高妙绝伦，后人入于琴。”桓伊这首笛曲，见证着一种旷达不拘礼节、坦荡不着形迹的君子之交，一种以笛为凭证、满含魏晋风骨的磊落相交。这一曲笛音仿佛告诉我们，最美的语言，就是音乐的语言，最美的相知，就是曲中的相知。

（孟佳）

漫言小语

“关关雎鸠”的雎鸠是什么鸟？

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”这四句诗恐怕是《诗经》中最耳熟能详了。那么雎鸠到底是一种什么鸟呢？

辞书之祖《尔雅》释雎鸠为：“雎鸠，王雎”。《禽经》释：“王雎，雎鸠，鱼鹰也。”《毛诗故训传》曰：“雎鸠，王雎也，鸟鸢而有别，多子。江表人呼以为鱼鹰，雌雄相爱，不同居处。”《汉语大字典》释例：“雎鸠，也叫‘王雎’。鱼鹰，鸟纲，鸢科。上体暗褐，下体白色。趾具锐爪，适于捕鱼。常活动于江河海滨。也单用作‘雎’”。

然而，当代对释“雎鸠”为“鱼鹰”的观点提出了质疑。因为鱼鹰是一种凶猛的禽类，用如此凶猛的动物比喻爱情中的男女似乎不太适宜，于是纷纷做出自己的推测。我国台湾学者张之杰先生认为雎鸠是白腹秧鸡。白腹秧鸡是一种涉禽，符合诗中“在河之洲”的环境描写，其叫声类似“苦哇、苦哇”，连读音近“关关”。更重要的一点是，白腹秧鸡生性羞怯胆小，藏于水草丛中，只闻其声，难见其形，像爱情中羞怯的男女。而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的时培建先生认为雎鸠是彩鹬。彩鹬喜欢雌雄双双生活在稻田或河滩中，雌鸟色彩艳丽，在前觅食，雄鸟色彩黯淡，在后觅食，形影不离。彩鹬的鸣声是低沉的“关——关——”声，别致而悦耳。因此，时培建先生认为，雎鸠就是美丽的彩鹬鸟。

无论是鱼鹰还是白腹秧鸡还是彩鹬鸟，雎鸠是作为一种贞鸟出现在诗中的，它代表的是忠贞不贰、有情有义。

阅读者说

在不确定的世界里做确定的自己

近期，很花了些时间来阅读梁永安的《阅读、游历和爱情》，这本书所传递的理念可能有些理想化，但或多或少都能给那些迷茫的年轻人一些启发，下面就是我的一些浅显的思考。

我是谁？

时常会有一些比较，或者是说习惯性地看向身边的同龄人，“某某结婚了，小孩都两岁了”“某某在读博士，都快毕业”“某某已经出国了”，对比一下，觉得自己与这些世俗的评价标准相差十万八千里，只能暗暗羡慕却无能为力。

身边的人也不会放过你，总会在你身边对你说“也不小了，该结婚了”“天天在家不做正事儿”。

在什么年龄该做什么事情，应该达到什么标准，似乎都是固定的，可是，我们真的应该

是这么么？

我好像也知道，遵循社会的标准，满足亲人的期待。就可以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那真正的我又该如何去追寻？我又该如何去面对世界呢？

读了《阅读、游历和爱情》我认识到：或许，人生在世，顺势而为才是长久，激流勇进才是自由。

“躺平”了吗？

“躺平”、“摸鱼”、“打工人”这些词语早已变成年轻人的口头禅，在小红书以及豆瓣等年轻人喜欢的APP上也出现“打工人交流小组”“摸鱼办”等话题，供年轻人在这里吐槽或交流。

这些年轻人虽然嘴里说着“躺平”，但是身体却很“诚实”的“口嫌体正直”：认真对待工作，充实自己的生活，迷茫的时候积极与同龄人交流，试图解

开心中的疑惑。这些积极向上的行为方式好像与躺平摆烂毫不沾边。

所以，我在想，年轻人真的躺平了吗？

没有，躺平不过是年轻人停下了内卷的步伐，开始慢下来，专注自己的内心，思考该怎样释放自己的青春，怎么度过这一生。

年轻，不应该成为一个PUA式的贬义词，年轻，应该更有勇气与力量去尝试更多的可能性。就像《阅读、游历和爱情》书中写的一样：躺平是暂时的，躺一躺，跳起来去干自己的事情。

读书与旅行

在《阅读、游历和爱情》这本书序言中有这样一句话：人生行万里路，读万卷书，迢迢无尽……

先说读万卷书。读书可以

丰富知识，以最小的成本增长见识，读书的意义非凡。但是，尽信书不如无书。对于我们来说，越是深信书本上的内容，越是脱离生活，因为，那不是我们自己的智慧。

近年来很流行骑行西藏、自驾环游中国等旅游方式，在景点拍拍照，打卡网红餐厅或者是买买买，然后发个朋友圈，等着大家点赞，这可能就是大部分人理解的“行万里路”。

这种行，即使万里，又有何意义。换句话说，这种“行”不是思考，不是见识，是为了满足低级的欲望。

其实，读书和旅行都是为了获取素材，二者同等重要。只有见过、想过、实践过，并在实践中反复思考，做到知行合一，才能建立属于自己的世界，找到属于自己的旅行之“路”。

（王琪璇）